

蔡风

母亲在灯光中走来

□姜义华

受不了春风的温柔
月亮是真的想睡了
山村里，有很多梦在飞
若隐若无的灯光
撩拨着农事
撩拨着乡愁

母亲在摇曳的灯光中走来
一只眼装着孩子
一只眼盛满生活
简单的粗布衣裳
碎碎的叨叨声
汇成了我故事里的一个个章节

也许，大地每年都要焕颜
是母亲不停地洗濯
我的幼时才是那样蓝
也许，是母亲不断擦拭日子
一切才淡然

隔壁大嫂的路在希望中延伸

□姜义华

山那边的嫩草
借清风为唇，暖阳为琴
把春的长调弹起
新的旋律在岁月里高吟
隔壁大嫂的路在希望中延伸

她在三月的抚慰中遥望
一些虚影和实景
若变幻的白云
痴痴的表情
让头发散落成诗行

曾经的曾经
她如一本故事书
有人欣赏，有人驻足
有人路过，有人捧场

如今，她不迷惘
却更执着
也不管暗，也不管阴
在开花的季节里
铆足劲，伸直腰
还在开花

三代人的三八节

□杨力

每个时代的三八节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。

今年的三八节前，喜欢跳舞的女儿接到通知，她参加的社区舞蹈队，将受邀参加由当地妇联组织的庆祝活动。现场不仅有各种趣味游戏，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。主办方还将利用抖音、短视频等方式对外宣传和传播。女儿为能够参加这次三八节活动感到特别高兴。

女儿的开心让我十分感怀，由此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和母亲上一辈人的三八节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母亲还在铁路工程总队工作。这一年的三八节，母亲接到任务，去参加总队举办的三八节庆祝活动，活动内容之一是运道趣味比赛。道咋其实就是铁轨下面铺的碎石，在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年代，很多都靠肩挑背扛运送到施工现场。那时候的母亲，身体结实，面色红润，一头短发，精神倍棒，平时在铁路工地干起活来就风风火火，挑起百十来斤的道咋健步如飞，劳动间隙遇到时机好，还会扯起嗓子吼一曲：“哎，谁不说咱家乡好，得儿哟哟儿哟，一阵阵歌声随风传……”每当唱到“得儿哟哟儿哟”的婉转音时，旁边的工友们就齐声附合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。

那一回，工程总队用运道趣味比赛来迎接三八节，母亲心里十分开心，这正是她的强项啊。不用说，那年的三八节，母亲获得了优胜奖，奖品是一只瓷盅。奖品虽小，意义却不轻。母亲说，三八节的背后，是新一代中国女性的精气神，在社会主义建设征途上，妇女能顶半边天啊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也正值青春年

华。那一年的三八节，妇联邀请多个系统共同举办一次庆祝三八节的联谊舞会。那时的交通和通信没有今天这样发达，每个人的社交圈子比较窄，人与人之间交流也不容易。妇联组织这样一场活动，也是想借节日的气氛给大家创造一个认识的机会。

那一年三八节，我突然接到参会通知，一开始很奇怪，我是男同胞啊。可单位负责妇女工作的领导神秘地说，要的就是广大单身男同胞参加。我当时还没有恋爱经历，唯一一次心动是前不久因扁桃体化脓去医院打针，那个打针的小护士有一种神奇的无痛注射法，能让怕痛的孩子打完青霉素不哭不闹，也顺便抵消了我部分畏惧心。关键是打完针的小护士摘下口罩，那乖巧清纯的模样，一下让我失眠了好几天。

三八节那天晚上，灯光球场彩灯高悬，专门加装了功放的大音箱响起了欢快的舞曲。一位妇联的“红娘”把一个姑娘引到我的眼前，说她是卫生系统的技术标兵，让我们去舞池“熟悉熟悉”。我定睛一看，心头马上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小激动，面前的竟是医院那小护士。

我们相恋后，我由衷地对她说：“这个三八节我终生难忘！你不仅长相甜，而且技术精，身上洋溢着时代女性的朝气和自信！”

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我们的女儿也走上了工作岗位。今年三八节，她参加的社区舞蹈队编排的舞蹈《入画江南》受邀参演，还将通过新媒体广泛传播。时代飞速发展，科技不断进步，人民生活的质量越来越高，但永远不变的，是人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精气神，还有三八节送给她们的那份尊重和温暖。

家庭，因有女性而鲜活

□汪志

在这个星球上，虽说女人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女人是万万不能的。对于每一个男人来说，生命之中一定会有很多熟悉的女人。这些女人就是男人苍白生命中的点点绿洲，使他们的生命丰满鲜活起来，像鲜花一样绽放……

勤劳而慈祥的母亲。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而平凡的女人，没有母亲十月怀胎的艰辛孕育，我们就不会来到这个充满爱的世界上。母亲是我们人生中第一任启蒙老师，是我们生命成长中的保护神。她像一束柔和的阳光，温暖自己儿女的身躯，像蜡烛那样，牺牲自己，照亮着自己的儿女。我降生时才不到四斤，因此从小就体弱多病。3岁那年冬天，我因疾病被冻僵了，家里人都说不行了，母亲哭泣着将我捂在胸前，抱着我踏着冰天雪地，来到好几公里外的赤脚医生家。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，我又活了过来，是伟大的母亲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

温柔而贤惠的妻子。一个坚贞而温柔善良的女人，她给了我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使我生命中有了宁静的港湾。她无怨无悔地操持着家庭，孕育着儿女，虽然青春已慢慢消逝，皱纹已爬上了她的脸庞，但她永远执着地为家庭付出一切。曾记得刚结婚时，我一贫如洗，她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我。陪伴的岁月中，当我成功时她为我欢呼雀跃，而遭受挫折时她千万次地鼓励。

可爱而聪慧的女儿。是我生命的延续，是我心中永远的宝贝，因为她，我的生命不再流浪和躁动，从此甘守着一份淡泊和从容。从呀呀学语到如今长大成人，女儿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我的呵护。她是一只美丽的风筝，放飞我的希望和梦想，时刻把我牵引。那年，女儿以所在县高考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国内一所名牌大学录取。当我作为家长登上台下有几千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介绍教女经验时，周围投来的是羡慕的眼光和热烈的掌声，女儿让我引以为荣，引以为豪。每年春节和父亲节，已参加工作的女儿都要塞给我一个小红包，说：“爸爸，您辛苦了！”

在我的生命中，除了上述三个重要的女人外，还有那些女同学。这些曾经的同桌同窗，她们早已成为人妻人母，但同学情让我们彼此没有失去联系，谈家庭，谈事业，谈未来，相互鼓励，相互欣赏，为各自的人生增添精彩。而那些每天在身旁涌动的女同事们，则是我们生命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她们风采光彩照人，她们热情似冬天里的一把火，她们的爱岗敬业时时感动着我，影响着我，真是“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”呀！

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女人，如果没有女人它将不复存在，而有了鲜活的她们世界才变得异常精彩和灿烂。因为有了女人的河流，男人的高山才显得挺拔；因为有了女人的港湾，男人才踏着狂风恶浪去远航！



生活中也有神仙母亲

□舒春梅

《哪吒2》中的殷夫人，那真是神仙母亲。儿子哪吒身上有再多刺，她也无条件接纳拥抱，不在乎他有多少缺点。

看到殷夫人，总会想起周朝喜，想起他们母子的点点滴滴。

“不是儿子该感谢我，而是我该感谢他，是他让我学会了爱，不再孤独。”

知道周老师的成长环境与婚恋经历，才能真正理解她这话的真谛纯粹。

“我七岁就开始思考死亡的事。那年我弟弟死了，有人问我怕死不，我不怕，有泥巴盖起的。人们就会笑，觉得一个孩子懂什么死亡。”

但我从不懂得好笑，我反而羡慕弟弟，他终于可以不被母亲语言伤害，承受孤独了。每见母亲撒泼打滚获取她的需要，父亲懦弱沉默，让家一片死寂时，我就感觉痛苦孤单。我常会跑到弟弟坟前枯坐，觉得死是比活更快乐的事。

这种孤独感一直伴随着我童年，我一直想逃离那个家，所以我努力学习，选择当老师，迟迟不敢接受他人的爱成老姑娘，又匆匆与相亲对象结婚生子，然后进入新一轮孤独……

当孩子查出患苯丙酮尿症，孩子爸老不着家，对我们不闻不问时，我常内耗，直至孩子说：“妈妈，拿爸爸来有什么用”时，我才意识到这样会更伤害孩子，最终选择分开。

当孩子五岁半又查出DMD罕见病，医生预测活不过十八岁时，连我母亲也把这有样的外孙当耻辱，劝我放弃时，我崩溃了。一天儿子跌跌撞撞跑来说“我乖我坚强，妈妈别哭”，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希望和力量，哪怕他有一天不能行走，但可以和正常交流啊，是他让我坚持到今天，如今儿子不仅活过十八岁，还上了大学，是他教会了我爱，让我不再孤独……”

周老师和我说话云淡风轻，但我能感受到她曾经历的蚀骨伤痛和涅槃重生后的喜悦欢颜。

“此生不求伟大，但求合格。”这是周老师面对别人称赞时爱说的话。如今的她生活充实，精神富足，儿子每天开开心心生活，快快乐乐学习，驾着“风火轮”，快活得像个精灵。

“我们每多活一天都是赚的，我们要把短暂人生当一百年来活，我每个假期都会带儿子去看看名山大川。我们已走了近一百个城市了，我的愿望就是和儿子一块走遍祖国万水千山，让此生无遗憾。”

看了《哪吒2》，我们都羡慕哪吒有全心全意爱他、不求回报的神仙母亲。其实，周朝喜就是这样的母亲啊。

乡村绣娘

□刘腊梅

我要说的是我的外婆，一个旧式村妇，没有上过学，不会说漂亮话，不会制造爱情的浪漫和生活的乐趣，却偏偏嫁了一个当老师的丈夫。她大半生的使命就是相夫教子，除了伺候丈夫和孩子，还要伺候圈里的猪和羊。外公擅长发脾气，外婆擅长装聋作哑，日子长了，也便岁月静好。

时光把我对外婆的记忆变得隐约又模糊，直到某天，我翻看母亲陈旧的箱子，在箱底看到几幅色彩鲜艳的绣品，才突然想起那位瘦小的老太太。

那是一个素简的村妇，却简而不凡、素而不俗，亦是一个匠心巧手的绣娘，粗糙的双手一手生烟火，一手描锦绣。两种身份之间的反差，不禁让人感叹时世与造化。我常想，如果外婆晚生半个世纪，是否有机会成为一位艺术家，至少可以上个综艺节目，对着镜头，向广大观众讲述她每幅绣品的故事，介绍如何构图、配色、走针、挑线……也或许，她什么都不会讲，她的不善言辞只能改成旁白，就像她构图不需要画纸和画笔一样，胸中藏丘壑，下针如有神。说不定，她还会有自己的绣坊，桃李天下，印上她专属LOGO的绣品出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某个地方。但事实是，外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心灵手巧桎梏于当时当事，万万千心思绕指柔。

多少个寂寂长夜，外婆挑灯夜战，描龙绣凤，那些温暖的阳光、明媚的花草、灵动的飞鸟，活泼的走禽，向她奔涌而来，从来没有上过美术课的外婆，把它们抽象了又具化，注入其灵魂，丰满其血肉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配色

任性而随意，造型夸张而独特。那一刻，外婆自由而自我，在刺绣的世界里天马行空，在艺术的海洋里乘风破浪，没有人能够参与其中，满腹经纶的外公不能，血肉相连的女儿也不能。那一刻，外婆像是被某种神力附了体，她不再是给孩子换尿布的保姆，不再是穿忙于灶台边烟熏火燎的媳妇，不再是对丈夫唯唯诺诺的妻子。那些粗笨的锄具、丑陋的背篓、肮脏的猪牛，在她灵巧的飞针走线间灰飞烟灭、不堪一击。油灯爆出滋滋的火花，绣线丝丝如水流淌，外婆眼里纳万象，胸中藏乾坤，那鱼戏莲叶图，蓝紫色的鱼儿在绿紫色的莲叶间嬉戏，仿佛一个神龙摆尾就会倏忽不见。斗舞的螃蟹，张牙舞爪却憨趣可掬，半个倒垂的墨绿色莲蓬让这场斗舞多了两分逗趣与和谐，无水也清澈。怒放的牡丹，翩跹的蝴蝶，绿草茵茵，春意正浓……绣线丝丝比发细，针脚密密藏心事，她把酱紫、桃红、黛青、粉橙、灰杏、淀蓝、鎏金搭配得恰到好处，一点不突兀，看似信手拈来，却又巧妙之极。构图也讲究，有静的，必有动的，有明的，必有暗的，有浓的，必有淡的，有主的，必有次的。手法多变幻，平针绣、十字绣、鱼骨绣、羽毛绣等，有的似云雾轻薄，有的如重彩堆叠，有的细巧如勾线，有的粗厚如铺染……实在无法想象这样精巧的针线魔术出自于一双粗糙的

农妇之手，其功夫火候不知道是家传还是禀赋？

眼看着女儿出生、成长、出嫁，从绕膝当前到山水阻隔，以及相夫教子，伺奉公婆，外婆是该有多少话要对女儿说啊，可她不会说，只能将一腔温柔明媚的匠心凝聚在绣品上，化作对女儿无言的牵绊与绵长爱意，寿有定数，爱无止境。

半个世纪过去了，在这个物欲横流与浮华遍地的年代，传统与手作成了新宠。外婆的绣品在箱底蒙了尘，泛了黄，但那份藏于山水之间的锦心绣肠，始终明媚动人，那个被岁月带走的乡村绣娘，始终生动如昨。